

圣帝明君的日本化

日本在奈良(710—794)、平安(794—1185)时代以来,经中世至近世大量输入汉籍及儒家文化,历代日本人对中国三代圣王推崇备至,其中以伏羲、神农及禹受到特别重视。这大概是三者均开物成务,利泽天下之故。相对而言,尧舜禅让及汤武革命跟以天皇为中心的日本传统政治伦理相违,因此其在日本的地位不及中国。

日本人为何祭祀中国古代圣人伏羲、神农及禹?这会否跟他们的民族意识及文化认同有所抵触?日本人使用两大机制以超越这个潜在的认同危机:第一,强调中国古代圣人的普遍性。对日本儒者而言,伏羲、神农及禹不再是局限于中国一地的圣人,而是人类的共同圣人。第二,一些日本人将伏羲、神农及禹看作日本神祇在中国的垂迹或将他们与日本的神祇混同。

伏羲是三皇之首,被奉为人类文明的祖先。中国各地均有人拜祭伏羲,他在儒释道三教中均有一定的地位。伏羲在日本常被推崇为施政典范及易学始祖。受中国佛教的影响,一些中世禅僧及公卿学者以伏羲及其妻女娲分别为宝应声菩萨及吉祥菩萨的化身。中世禅僧在易占前有祭祀伏羲的仪式。德川时代儒学盛行,伏羲的重要性大为增强,儒者歌颂他为易学及道统之始,一些兵学、忍术、茶道、料理、音乐的学派亦奉伏羲为始祖。

神农是与伏羲并列的人类文明始祖,因对医、农、工、商有重大贡献而被祭祀。中国各地皆有神农庙,医家更奉他为祖师爷。日本是中国域外最重视神农的地方,获医师及药业者的拜祭。日本神农信仰的最大特色是跟神道及佛教混同,中世出现将神农视作佛教药师如来化身的本地垂迹思想。近世大阪道修町药商将日本药神少彦名命与神农混同,而且一起祭祀,并称

新书摘

中国民间信仰在日本中世(1185—1603)已大量传入,而且被编入大乘佛教的体系。德川时代(江户或近世,1603—1868)是中国民间信仰的全盛期,它与神道及地方风俗融合,成为日本民间信仰的一部分。《和魂汉神:中国民间信仰在德川日本的本土化》通过对“圣帝明君”“文武二圣”及“守护神灵”这三大范畴中八位“汉神”(伏羲、神农、大禹、孔子、关羽、妈祖、石敢当、钟馗)的个案考察,探讨中国民间信仰如何在近世日本入乡随俗,并产生跟中国不同的形象、传说、文学、祭祀形态及文艺表现。作者发现,跟汉籍、儒学、文学、艺术不同,中国民间信仰在德川日本的主要参与者并非江户、大阪、京都的贵族、高官、高级武士或著名学者,而是社会的中低下阶层,包括各地的农民、商人、渔民、低级武士、地方官吏、神官及僧侣。因此,这本书给中日文化交流史提供一个极为珍贵的平民视角。

中国民间信仰在日本

□吴伟明

少彦名命为“神农氏”。一般百姓有拜神农像或挂神农画的习俗。

禹是中国的治水神,不论官方还是民间均有祭祀。禹在日本是最普及的中国民间信仰之一,其在日本治水史的重要性高于神道的治水神濂织津姬及佛教河神辩才天。大禹治水的传说在日本中世已成为民间信仰,备受各地民众崇拜,著名例子是京都鸭川五条松原桥东岸的夏禹王庙。

文武二圣的日本化

孔子及关羽在中国分别被尊称为“文圣”及“武圣”,统称“文武二圣”。孔子是儒家圣人,地位超然。中国历代政权以儒学作为意识形态的核心元素,释奠(祭孔仪式)成为国家大典,汉代以降,历代朝廷均有举行。官方学校及民间书院在入学礼时亦多举行释奠(或较简单的释菜)以示尊师重道。关羽是三国时代蜀国大将,因其忠义而被后世祭祀,成为普及的民间信仰。他亦是武将典范,被封“武圣人”。关帝诞主要是民间的宗教活动,少有官式祭祀。孔庙及关帝庙在中国的数目多不胜数。清朝以降,华南甚至出现文武庙,合祀文昌帝(孔子)及关帝。中国社会多是文人、官员祭孔,武人、商人拜关。

日本没有文武庙,但有孔庙及关帝庙。孔子在日本亦被奉为圣人及文人典范,在儒者、汉学家之间享有崇高地位。早于八世纪日本人已开始祭孔,至近世江户幕府及地方诸藩均加以推广。日式释奠在仪式、祭祀对象、主祭、衣饰、乐舞、祭品、祭器、祭文及孔庙设计等多方面都跟中国不同。德川日本并非中华朝贡体系成员,而祭孔也并非国家大典,因此其祭孔享有较大自由度,不用紧随明清的方式,可以随意添加神道的元素。幕府祭孔最初在忍冈的林家私邸的先圣殿进行,后来幕府改在其所建的汤岛圣堂大成殿举行释奠,将军、幕臣及大名用神道方式献刀。及后幕臣新井白石(1657—1725)改革释奠,用日本礼仪取代明朝仪式。

关羽信仰在日本的普及程度远不及祭孔,拜祭关帝者局限于少数人士。随《三国演义》传入日本后,中世禅僧对关羽颇感兴趣,一些武将及华商开始对其祭祀。关羽信仰在近世有明显的发展。关帝在长崎四大唐寺依明清方式来祭祀,参拜者主要为华商。此外,水户、京都、大阪亦有关帝庙。各地一些佛寺及神社供奉关帝画像或绘马。此外,关帝也融入日本风土人情及文艺的世界。浮世绘

有不少关羽图,采用纯日式风格,关羽的造型有些像日本武士。近世随笔及小说亦有提及关羽,其形象多元,内容具创意。

守护神灵的日本化

成功移植至日本的中国民间守护神以妈祖、石敢当及钟馗为代表。三者在近世日本呈现高度本土化,分别与神道、灵石崇拜及地方农村习俗融合。它们的信者主要是日本的平民,包括农民、渔民及商人。

妈祖在中国是渔民的保护神,在日本其信众大多从事跟航海相关的行业,包括远航商人、渔民、航运工人等。华人聚居的长崎是日本妈祖信仰的重镇,拜祭者主要是华商。妈祖在日本亦有日本人的信众,例如水户藩及萨摩藩便发展出以日本人为对象的独特妈祖信仰。两地的妈祖信仰在名称、祭祀日期、形式及庙宇等方面均与中国不同。它们最大的特色是与神道混同。此外,妈祖亦被部分日本船民及造船业工匠视作神道系统的船只守护神灵。

石敢当是中国路边或路口常见辟邪镇魔用的石碑。近世日本出现大量石敢当,最初是德川初期传入或直接由中国商人带来,后来大多由日本人所立。日本的石敢当以九州岛为主要散布地,遍及四国及本州岛各地。除辟邪镇魔外,石敢当在日本还有其他跟中国不同的功能,包括道标、纪念先人、消灾解难、防盗、祈求商业繁盛、介绍地方特色、石灯装饰等。

钟馗是驱鬼大臣。日本人在德川时期尊称他为钟馗样、钟馗大臣、钟馗大明神、钟鬼及正鬼,从称号中亦可见钟馗已融入本土宗教与文化。钟馗在室町时代(1336—1573)已成辟邪、招福或预防天花病的神祇。钟馗亦登上中世舞台,宣扬神道、佛教及武士思想。钟馗信仰在德川时代进一步跟本地风俗、宗教及文艺融合,在年中行事、祭典及习俗上都有所反映。端午节日,日本人在家中放置钟馗绘、钟馗人形或钟馗旗以祈求儿童平安成长。

(摘自《和魂汉神:中国民间信仰在德川日本的本土化》,有删节)



《和魂汉神:中国民间信仰在德川日本的本土化》  
吴伟明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扫描下方二维码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曲鹏 美编:陈明丽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

节水，  
只需要一个动作

一个滴水的龙头，每天至少浪费5升水  
5升水可以保障2个成人身体一天的需要

齐鲁晚报